

存在的困倦

人在生活中，常希望有些新鮮事一不可太多；有太多的未知，會產生不安全感；若每天重複一樣的事，久而久之，不免感覺乏味。不過，一般人沒有太多機會去嘗試；只有位居極峰的人，能夠如此說：

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長存。
日頭出來，日頭落下，急歸所出之地。
風往南颳，又往北轉，不住的旋轉，
而且返回轉行原道。
江河往海裏流，海卻不滿；
江河從何處流，仍歸還何處。
萬事令人厭煩[或作萬物滿有困乏]，
人不能說盡。
眼看，看不飽；耳聽，聽不足。
已有的事後必再有；已行的事後必再行。
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。(傳一:4-9)

如果誰不充分了解，沒有這樣的感受，原因只是還沒作過王，無關自己的智力不及格。滿桌的盛筵美味，久之，感覺沒有滋味，只看而已；弦歌新聲，聽得久了，也感覺是老調重彈一厭煩！

君王爭得江山，一代代換了新主人。其實誰是主人？
江還是在那裏流，並不是在唱歌，是在哪裏嘆息。山沒有彎下腰，卻會變得臃腫。

在王國分裂前，以色列國力不會遜於馬其頓；所羅門不是生為亞歷山大，但若以傾國之力，有可能從事征伐，開疆拓土。歷史未提到他嫻習武略；他也知道，和平的可貴，不想把自己的寶座建立在千萬枯骨的上頭。也許，他搜羅外邦女子以充後宮，滿足征服的欲望。

作牧童的大衛，登上王位以後，仍然是戰士，還是奮力出戰，直到體力衰弱，臣僕體諒他，讓他退下安息；安閑無聊，就陷入罪中。

所羅門以“為人民服務”為目的，從神求得智慧，除了審斷明察孩子的母親以外(王上四:16-28)，就少見他認真辦公的記錄；倒忙着作生意，積金銀，正是神禁止的。也許他沒事困乏的時候，會想到中國的諺語：“雨天打孩子。”這倒不是特別理論，只因農家在雨天不能幹外面的農活，在家裏未必打，對孩子管教訓誡，其實比播種更要緊。所羅門感覺困乏，打打孩子也好，太子羅波安，就不

至於驕縱成性，跟問題少年在一起，丟掉大半江山。王勤於務政，不至於疲倦；閑懶無聊，就有存在的困乏。

所羅門王還不滿足，哪裏尋？

人低下頭來，只能見困乏，嘆息一全世界的範圍，所有受造的都是如此。如果能到其他的星球，那些沉積物裏面，也沒有喜樂的痕跡。

受造之物，服在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—乃是因那叫它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，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。(羅八:20, 21)

存在的“困乏”，並不全是痛苦，是指望更新。

使徒保羅從來沒有過帝王的生活，相反的，受了神的恩惠，並把這恩惠傳遞給人，為此受許多苦。他的眼睛昏花了，受迫害，身上挨打的傷痕，有時還會發生傷痛；但他的嘆息勞苦，轉變成得勝的凱歌。

他盼望永恆，卻全然沒有厭世，說：“我們不喪膽；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。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”(林後四:16-18)

那麼，所不見的，怎知道其有價值—值得去追求呢？因為所不見的是永恆，存到永恆的，才是有真價值的。

不過，人不能進入永恆追求永恆，只能在今世為永恆努力。猶大國偏處一隅，為眼前短暫繁榮滿足：—

有人聲說：“你喊叫吧！”

有一個說：“我喊叫甚麼呢？”

說：“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，

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—

草必枯乾，花必凋殘，

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。

百姓誠然是草—草必枯乾，花必凋殘；

惟有我們神的話，必永遠立定。”(賽四 0:6-8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